

論

語

詳

解

聖訓語詳解卷目

第一卷

學而第一

第二卷

爲政第二

第三卷

八佾第三

第四卷

里仁第四

第五卷

前記
公冶長第五

第六卷

雍也第六

第七卷

述而第七

第八卷

泰伯第八

第九卷

子罕第九

第十卷

鄉黨第十

第十一卷

先進第十一

第十二卷

顏淵第十二

第十三卷

子路第十三

第十四卷

憲問第十四

第十五卷

衛靈公第十五

第十六卷

季氏第十六

第十七卷

陽貨第十七

第十八卷

微子第十八

第十九卷

子張第十九

第二十卷

堯曰第二十

卷目錄

論語詳解

京山郝敬著 為千秋千石洪範較

讀論語

六籍自孔子刪正學者尚未識要領論語一書則其與羣賢直指盡言者是為六經之菁華倫物之軌範名教之宗印士欲希聖達天未有能舍此者

論語二十篇不單提性命大道一貫原無精粗聖人默而識之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庸言庸行自然妙合此無行不與聖教之宗旨也今世五尺童子勦說天人字學未得字道及損益濫觴于宋人之理學而

潘天于今日道在秦漢以前不言而尊其在千今屑
越成話柄矣讀論語當先會此旨

大道神奇不越尋常神奇莫如天地而易簡盡天地
之德神奇莫如人心而良知盡人心之理神奇莫如
生死而不二玄生死之命神奇莫如萬物而中和成
萬物之能聖人所以不言隱怪不離日用但本分不
虧至道不遠厭常好奇爲世道人心害大矣天地所
以高深日月所以著明山河所以流峙鬼神所以變
幻聖人皆存而不論四教則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
執禮下學而上達百家之言千奇萬怪終不能出其

範圍

先儒以論語合大學中庸孟子爲四書其實未安太
學中庸二篇是禮書根蒂離禮孤行有偏上之病孟
子譚性命距楊墨以道爲己任未免小有崖岸蓋爲
亂世無君父處士橫議不得已而作士志於道當法
聖賢平常至當恰好處不須學其不得已處孔子亦
當亂世讀論語未見其甚不得已卽此是聖賢分際
道有偏全不可不察

讀論語通覺天下無一不可與之人無一不可處之
事無一處不是學無一物不是道宇宙自然寬廣胸

中自無閒氣

詩書詳已然無如論語親切簡當隨人賢愚大小如水行地江河溪谷池沼溝渠無處不到隨分汲取各各沾足所以爲聖人之言

論語無到底刻煞之辭無一偏拘執之見意思從容不迫道理活潑無方語上不遺下語近不遺遠故曰兩端非聖人不達

洪荒以來道術雜而悠謬荒怪之譚不可勝數卽詩書所載若禱祀卜筮之類雖文武周公已極信從至仲尼立教一以民義爲主所講惟子臣弟友謹言慎

行尋常分內便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怪力亂神不語命與仁罕言請禱則曰丘禱久矣居蔡則曰何如其智問死則曰知生問鬼則曰事人中庸易簡可知可行所以範圍曲成爲斯文之宗範也

他書但逐字解意思都盡論語不須逐字解意却盡不得聖人言語含蓄使人自得後世文字肝膽嘔出所以淺薄

子曰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通夫子五十學易故言行皆易論語意思正自變動不居後儒專執典要解所以

無味

聖人教人。兩端用中。因材施教。問初無常主。如語敬。所以防其逸也。語知。所以祛其蔽也。苟無逸。則不言敬。無蔽。則不言知。不似後儒居敬立本。窮理致知。教人定局也。

論語描寫聖人生氣。不徒記其言語而已。聖人氣象溫厚。言語有風人之致。嘗曰。不學詩。無以言。故其辭不煩。而意遠。如譏季文子三思。諷子貢言詩。弗如回。不欲勿加人。譏子路好勇。答黨人荷蕢。與曾點言志之類。皆從容悠遠。使人深思。未註以淺近為主微處。

體貼不出。自謂讀書直訣。其實未強也。

後儒將道理作題目。其敝起于好勝。聖人心虛氣平。忘人忘我。無已甚之行。故無迂濶之論。世儒見理雖深。而涵養未純。執滯固我。理勝而氣愈激。其與人言。強直自遂。其著爲書。競趨奇險。論語文辭。金和王節。與聖人傳神。君子所以出辭氣。遠鄙悖也。

二十篇無一語不會通。心性然竟無一字說著心性。所以微妙玄通。卽此是無言。無隱公案。

聖人不言虛無。以虛無本無言也。無言卽是虛無。故曰默而識之。二氏專譚虛無。夫虛無何容待譚。世間

論語精義
一切見成。人事物理。何者可離。若逃向虛無。須將世界磨滅。人物都休。無是理矣。至于人死。已屬虛無。乃作爲人天果報。種種幽怪。執以爲有。其顛倒謬張。甚不足信也。

人性無形難言。論語不言性。孟子諄諄性善。故七篇首仁義論語二十篇首學習。凡人祇緣不學習。疑性爲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有忠信。不如好學。桀紂若肯向學。何至爲桀紂。聖人不言性。但教人習。所以省辭說。此聖賢立教遠近難易之分。

論語每言知。而教學多主仁。蓋知者大虛之元神。在

人爲明德德莫妙于知知體無爲故聖曰生知仁屬
有爲故曰仁守中庸於舜稱知於顏子稱仁三達德
首知次仁大學首明德聖人教人下學上達故曰生
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知德者鮮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庸言誠卽是言仁之意

論語言仁又言義仁者萬有之元義者萬用之利包
孕曰仁裁制曰義故德莫大于仁功莫大于義二者
世教之綱領聖學之大本大用孟氏七篇之義淵原
于此

道以聖人爲心列聖以孔子爲心六經以論語爲心

論語是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畧。心不開明。耳目手足無所稟受。六經如律。論語如例。例熟則五刑之屬三千。皆可引附。論語熟則六經之言。迎刃解矣。

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既啟。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續集大成。上下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闡繹未盡。畱之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沒後千有餘年。其教始入中國。其言語侏儻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爲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爲之譯說。如所謂妙明寶明。是吾聖人之明。

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
禪定是聖人之定靜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
是聖人之一貫也大干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
人之仁也空卽聖人之屢空也色卽聖人之形色也
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
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愠也無罣
礙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真如是
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
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
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

之萬物皆備也。所謂生死輪迴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言。彼卽立異豈容別構。而所謂明德智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欲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以信其精之果爲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抗。而爲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爲一種踽踽涼涼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

不知適以成彼之太而自感其宇耳故愚嘗謂儒者
割聖道以奉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主宗盟望
塵左避却車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獨二氏罪亦儒
者養成之也今世儒解四書擇爲一等儒者之譚求
二氏所不言者然後言吁亦陋矣吾自奉吾聖人之
訓與彼何預吾聖人之教明而彼欲不出吾宇下不
可得已

論語聖人講學之書也孔子以尼山布衣不藉寸圭
尺土而能使三千七十士雲合景從至于患難流離
老死不忍去此聖德過化不戒自乎尋常交遊意氣

何能及此。後世士無聖人道德風猷而妄思踵聖人之蹟。聚徒結社名爲講學。已乃訕謗朝政得失。議論時人長短。口舌興戎。禍延善類。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何可獨歸咎于世人也。夫咸宜之謂義。共由之謂道。聖人無言無隱。使之由而不可使之知。慮至深遠也。故學之不講。以爲憂。講學而貽之憂。則其所講非也。朋自遠方來以爲樂。朋來而不樂。則其所爲朋非也。經術不明。身世併累。讀論語者亦不可不知。

篇中各章次第多相承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與聖

言相發明近世儒者以爲門弟子語用意吹洗之過也

柳宗元謂論語成于夫子沒後有子曾子門人之手以諸賢獨二子稱子故也按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後夫子沒而篇內記其平日之語故知是書成去夫子時已遠然亦是七十子存日記錄後人脩輯中間覲面開示諸子處天機疊疊千古如生決非後人能模擬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謂魯論語自齊謂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帝時曾共王壞孔壁又得古論語今之

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多問王知道二篇古
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二。有兩子張篇此其異耳。
○按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歷而論語有
齊魯可據故得免于魚目之憂。漢魏諸家訓詁膚淺
朱仲晦集註自謂獨得然往往以自家學術質正聖
言失圓融之旨。聖人辭約義遠未可一端盡也。

論語之言易簡清通而天地古今人物事變因文附
見如天象則有北辰日月食夏時鑪燹山川則有泰
山首陽汶沂國邑則有魯衛秦楚陳蔡武城儀鄆費
葉中牟賦役則有州里鄉黨千乘百室溝洫徹法爵

秩則有大宰公卿令尹司敗人品則有堯舜禹湯文
武稷契臯陶諸聖老彭泰伯夷齊顏閔游夏諸賢羿
冢桓魋陽貨諸凶頑文藝則有易詩書禮則有祭祀
會同告朔諒陰玉帛瑚璉籩豆樂則有韶武八佾鄭
聲鐘鼓磬瑟管建則有市朝廟社門牖堂室作階車
服則有殷輅周冕銜軌章甫裘葛之屬權量庾釜簠
簋則其器用也脩脯醢醬腥膾蔬菜則其飲食也鬴
羊脾牛鳳雉虎豹五穀瓜薑松柏唐棣則其鳥獸草
木也引而伸之聖人折以開物成務盡三才之變者
二十篇內畧備矣學者苟能因事旁通時加考訂以

折衷于大道亦聖學多見而識詳說反約之本訓也
但愚所引書傳陳言先聖往事祇据見聞所及畧加
檢括未必詳允大抵易書詩春秋論孟外雖六籍不
無屬繇世遠難稽衆習成迷是非疑似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愚不能盡覈也

語詮解卷一

郝敬

論語者論說之語語以論道道實非語凡涉口耳均屬文字此二十篇之文以人宜稱孔子以所言宜稱道德而稱論語者爲其不離言語云爾夫以聖人之言純粹以精不離言語而況于百家之書如所謂道德南華清淨圓覺之類皆僭稱經名實相遠誇誕無稽聖人所以貴默識而憂子貢之徒之多言也然則解獨詳焉何也聖言精約而舊註苟簡朱子囁嚅因循少所發明愚以初學款啓沈思年久每有異同不

覺觀縷益以名物往事本聖人教小子多識之意而一手一足竟何能詳所賴後之君子同有是心補其不足耳

學而第一○二十篇皆摘取章首二字標目自有次第此篇首學蓋古今聖凡同歸無貴賤大小惟學不二篇內所記孝弟忠信皆學之事不可須臾離也老子五千言首道德有名無名講張幻語佛氏佻儻僻尤甚其於民生日用焉能爲有此吾聖人之教如布帛菽粟開卷卽是實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聲去不亦君子乎

聖人立教持世惟學。人生貴于萬物亦惟學。廢學則世間一切倫常禮法皆廢。人不學則生同行禽死同腐草。故學爲羣言之首。然不言所學何事。蓋心在則無事非學。學覺也。大道無方。知者見之。謂知仁者見之。謂仁。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卽覺。覺卽學。日用視聽言動卽是尋常子臣弟友卽是詩書六藝卽是處常處變。在上在下無小無大無往非是。易云學以聚之。如篇中博文多識則學在典籍。敏事慎言則學在言行。不遷不二則學在心。然愈望欲遷善改過損益之

要學之大端大本也。故事也者，貫三才通古今，兼帝王聖賢知愚上下而為言。生人之事莫大於學，隨處是學，隨時是習。學不已，卽習；習有常，卽時。故曰：無行不與時者，有事無正，無忘無助，綿綿密密之意。鳥飛曰習，月令應學習，詩云：習習谷風，天機踴躍和氣舒長，故取以名學。眞學乃時習，時習自悅，若勉強枝撐未免苦難。聖學因心易簡，如顏子克己，故能語不惰進不止，欲罷不能，無所不悅。學者能收拾放心，奉理時行，當下有知止自得之趣。一言一行當理，自覺情順心安，理義之悅人所同有，非必如朱註云：學久習。

熟而後悅也。悅者人心之生機，不緣習而後有。卽學之真趣，惟因時習而始露。書云：「惟學遜志，時敏，厥脩乃來。」遜者，無所勉強而自敏，故其脩也，火然泉達而來，卽時習而悅也。此千聖學脉，古今同然。至誠無息，純一不已，天地恒久。君子素位，皆此一脉流通。朋樂樂此也，不愠。純此也，但不學，則固蔽隔塞，不時習，則滅裂鹵莽。學而時習，與朋友相麗澤，至于忘遇無心，如夫子樂在中，顏子不改。孟氏三樂，乃爲真時習。真君子矣。同師曰朋，學記云：「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兄弟等，直諒多聞，取益焉。」故學

必有朋。但朋在鄉曲比鄰。非必皆道義之交。自遠方來者。聲應氣求。慕義訪道而來。必鄉國天下之士。我之風動遠人之向慕。自深。所謂雲龍風虎。斷金蘭臭。如聖門三千七十士。得天下英才教育。大道洋溢。名理宣鬯。易乾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學記云。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所以可樂也。人不知亦卽此時。人謂俗人與朋異。同學者知之。俗人或不知也。抑有二端。一不知學。二不知君子。惟不知學。故不知君子。不知學。則君子不求備于人。不知君子。則君子惟求諸己。愠者抑鬱不暢快也。易云。不見是而

無悶悶卽愠也。恒情遇知己則暢快，不知己則緼結。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悄然自悶曰愠，幽憤畱滯
胸中，不可對人言，故曰不殄厥愠。君子中心悅樂，仕
止久速，惟時意必固我，盡化與天地萬物同亨。雖人
不我知，有畏天憫人之懷，而無怨天尤人之意。學不
厭教不倦，所悅所樂，毫無加無損，所謂依乎中庸，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故曰君子君子，總結
學而以下言，不亦者，從容審量之辭。或云悅有不在
學習者，若此不亦悅乎？意局促。

學之一字，爲二十篇冠冕，指盡此章之義，多一而字

轉語不可但聯時習解時習是學朋來亦是學不見
知不愠亦是學學乃成君子夫子一生好學悅悅此
樂樂此不愠純此朱註但以學蒙時習解云學一件
時時習一件意甚迫狹聖學無迹精神流注全在時
習天幾躍如所以主悅真學則時習故夫子不知老
之將至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時習也學至時
習義精仁熟孟子云行著習察行暫習久行生習熟
也故飛曰習行以足飛以翼飛則不行而至天機翔
洽自然不息所以生悅

言學不定指所學何事亦猶篇中言道不定指何物

是道已自開拳見掌朱註更作明善復初解未免偏
上之病與禪學同也學效法也學者日用隨身規矩
無不是效法人在學中如魚在水中時習二字卽是
學字註脚朱子云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以此
學如隔靴搔痒焉能悅顏子當初瞻前忽後祇
效先覺所爲後來夫子循循善誘乃無所不悅
非不悅子之道亦是欲效先覺所爲終以自畫

或問學是誦讀否曰不廢誦讀不倚誦讀默識一貫
是聖門無言本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卽誦讀
也曰餘力則正學可知四教首文歸之忠信博文約

禮本末昭然古人春弦夏誦秋學禮冬讀書外考之
經傳內體之身心古今爲學之方同也自科舉法興
學者攻文藝薄躬脩矯枉者以讀書爲外務夫科舉
何妨聖賢讀書自是本領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
學者爲人古今心術異而學則一也豈可遂謂古人
終日默坐乎孟子以誦詩讀書爲尚友子路云何必
讀書夫子惡其佞顏子博文聖人終日與言非講習
而何解者以讀書爲章句之末謂文爲事物之散見
迂矣

悅是學脉理義悅心猶芻豢悅口人之秉彝好是

德人心若非自悅他人焉能強之學必如朱註云所
學者熟而後中心喜悅則天下學習而悅者寡矣夫
天道運而無心逝者如斯人心自大虛來靈機活潑
生意盎然但無私欲之累自然日新又新與天地萬
物同泰在己則悅共學則樂隨寓則安何慍之有人
心之慍生于不虛多累則多憂惱易簡自然悅樂
有朋兼近者言學未有無朋者朋不論遠近義重則
聚樂惟大聖大賢朋自遠方來孟子謂陳良楚產悅
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所謂豪傑之士千里學
道定非籬壁間物學之所風動至此可謂善世不伐

德博而化得天下英才教育君子之樂也樂與歡異
樂靜而歡躁樂者安也禮云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易
曰安土敦仁故能愛愛卽樂意

不愠是化境人不知而愠是情境未化六道自然聖
人無隱豈不樂人知然亦何必怨人不知故曰知我
其天人知則物我偕暢大行何加所謂舜禹巍巍有
天下不與也人不知隱居獨善遯世無悶不見是無
悶所謂龍德而隱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愠愠便是長
戚戚不愠與時習而悅正相應時時學習而悅安得
有愠愠非一時一事與怒之偶激者不同怒是人情

君子不能無愠是自心上幽憤人曉不得與人言不得故愠生于人不知遇知己抒吐則解如天氣網緼薰風可解人心愠慊知己可解舜曰南風之薰可以解愠聖心無愠不待知己朱註云舍怒意舍字甚善怒因一事而發舍怒便是遷怒此愠不至怒祇少悅樂意思聖人無固我樂行憂違積而能散顏子屢空近之

此章皆窮居之事士不苦窮居而苦人不知人不知情境甚惡自古聖賢貧賤憂戚皆由人不知故乾初九稱龍德者不在遯世無關存不見是無悶遯世而

又不可見是確乎不拔所以爲龍德以夫子之聖三千
七十士歸依而鄉里人謂爲東家丘則凡可以陵侮
詬誶者何所不至豈但爵祿不加耳貧賤不愠忘窮
達可能人不知不愠併忘道德不可能不愠方是真
悅真樂方成君子

此章夫子生平實錄從古聖人遭逢不偶莫如夫子
朋來莫如夫子悅樂不愠莫如夫子故道全德備莫
如夫子聖人知卽是行言卽是事教卽是學于此亦
可見

記論語者但稱子曰不稱孔子何也聖人萬代瞻仰

人所共知如世惟一天不必更言何天民惟一王不必更問何王、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去聲而好去聲犯上者鮮去聲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篇中雜記諸賢語故謂之論語各因聖言以類附之上章夫子言學無所指此附以有子言仁明學莫大乎爲仁仁莫切于孝弟仁者三才之元氣人物之生理草木實中謂之仁人手足麻木不能運動謂之仁仁故仁以天地萬物爲體天地以並育不害爲仁王

者以百姓親睦爲仁故興仁興讓於變時雍堯舜之
仁也老安少懷立達與俱孔子之仁也萬物各得其
所仁之大全也要其本在人心仁人心也良心莫如
孝弟孩提之童皆能愛親敬兄不學不慮舉此加彼
卽保民愛物之根時雍風動之本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故爲仁在孝弟而已矣犯上作亂世間極兇
暴不仁之事惟孝弟能銷殺此毒兩言不好見良心
發動處拔本塞源最爲有力全其所真好自易其所
不好蓋不仁之人喪失良心好惡反常欲所不欲至
于弑父賊兄窮極兇惡然反諸良心其好惡皆與人

近豈有子不好愛親而好賊親弟不好敬兄而好謀其兄者定匪人情故領惡全好確乎不拔惟孝弟爲然若非根心不容己烏能易惡至中速化之深如此乎

從古世道之不仁由于作亂作亂由于無上無上由于不孝弟亂臣賊子暴戾恣睢初起于一念而流毒家國天下以至分崩離析禍延生靈肝腦塗地如心腹受病則四肢百骸痠痺不屬世道不仁莫大乎是故大學脩齊治平本于孝弟明德親民在止于至善至善卽孝弟之良也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

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卽從孝弟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記者記此于學習後卽夫子祖述堯舜書首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義有若之言似夫子非區區論一事一念之仁耳聖門爲仁以天下歸仁爲至故王者必世而後仁言舉斯心運天下于掌上知皆擴充保四海于一腔方謂仁一處不得所卽是偏枯不仁故曰萬物皆備于我道者共由之路猶天下有道之道生者率性自然興仁興讓之意親長化行舉世雍熙太和故孝弟爲本道在通事

在易此之謂也。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在此。佛老所以得罪于聖教，惟其失此耳。

孝弟愛敬真切處，卽仁生則惡可已。火然泉達，放之皆準，故爲爲仁之本。或云：仁生出孝弟，不可謂孝弟是仁之本。然以行孝行弟爲行仁之本，理亦甚確。爲猶行也。本立道生，正是仁田地。仁是生生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片惻怛活潑意思，是萬事萬物之根。經綸變化由此出。

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門人以有若狀似夫子，尊稱爲有子。故後人不傳其字。○荀子

言解 卷一
云有子惡卧而燂掌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機關曰巧。粧飾曰令。令伶也。巧言令色之人精爽外浮。定少肫懇惻怛意思。脩己觀人舉不易此仁。惟一片真心仁也者。人也不言絕無。只銷得一鮮字。朱註謂絕無太甚。

上章以不好犯上作亂謂爲仁。見不仁所關係大。此章以巧言令色爲鮮仁。見仁所存主深。巧令較犯上作亂善惡有間。所以相提并論者。仁人心也。爲仁在養心。更緊在容貌辭氣間。君子出辭氣正顏色內直。

外方存誠匪懈以爲己便是學而時習能悅能樂以爲人便是本立道生能孝能弟巧言令色者浮靡虛詐之習勝孝弟悅樂之意微故爲仁在存誠立本去其巧令之習而已犯上作亂則世多賊子巧言令色則世多詐風有五霸之假自有春秋之亂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其作春秋以此記者首舉此三章學問道德風俗教化盡在此

巧令喪心溫恭進德存乎誠僞之間論者因巧言令色爲不仁遂以直言厲色爲仁其流爲忿戾剛狠又

誤矣。子云切切悃悃，怡怡如。子路率爾，夫子哂之。聖德唯溫良恭儉讓，非可疾言厲色之謂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因前章巧令類記曾子忠信爲近仁學習之本也。聖門傳習，主忠信而力行，莫如曾子。曾子忠信之功，在日省。凡人心妄生于迷情，識緣引細微流注，迷而不覺，輾轉枯亡，乃近禽獸。故功莫要于省，省則覺，覺則妄銷。日謂日日，三謂再三。省者，按罪觀察之名。以人按我罪狀，易匿以我自按微暖難逃，故曰吾省吾

也忠本乎內信達于外程伯淳謂發已自盡爲忠循
物無僞爲信程正叔謂盡已爲忠以實爲信其義一
也忠信卽是所傳習忠信在心流通于人已之間心
藏不見對境磨勘毫髮難欺恒情爲自謀則忠爲他
人謀多不忠吾日省吾爲人謀恐未免此與朋友交
多不信吾日省吾與朋友交恐未免此師以是傳我
我不習卽欺師我以是傳人我未習卽欺人卽是不
忠信吾日省吾傳而不習不習而傳恐未免此我若
有此人不知我知惟我自知我若無此我不敢信躬行
始信一日不自省則吾喪我我乃自欺矣何況欺人

欺友欺師欺門人小子乎三乎字自審之辭言下卽
省省處卽見忠信省雖有三忠信惟一三事不足以
盡忠信而不忠信莫如三事日用事不止三而一忠
信則事事皆真非謂省此三事遂足以蔽忠信也昔
邢七見程伯淳問一日三檢點伯淳曰可哀也哉其
餘時理會甚事正爲錯會三省耳

三省只是常惺法靈知一惺羣妄冰銷萬應皆真所
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爲己爲學其益無方故易
卦以省方象益學莫大于忠信此章不重爲謀交友
傳習而重忠信忠信者精一之心三自省只是祛妄

法但著一毫妄卽不忠信一毫自瞞卽是妄精神一
息外馳卽自瞞曾子終日凝神內注檢舉己家罪狀
焉有包藏不發之隱心地光明淨潔卽是忠信就使
爲人謀有不必竭之忠交朋友有不必踐之信師授
有不能盡習之傳而此不欺之一念可表天日故祛
妄卽存誠朱註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泥乎字作騎
牆解迂緩錄曾子意主有邊脩慝攻惡卽大學誠意
慎獨無自欺與告孟敬子三貴同其精密所謂學而
時習者亦不外此蓋四教主忠信故曾子習傳日用
提撕乃其所錄唯一貫而告門人以忠恕者也忠信

卽忠恕恕以如心爲義如心卽信三省皆主忠行恕之事純之卽一貫聖學莫大于孝弟忠信故篇首記有子曾子子夏之言皆學習之大端大本也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志行孝孔子作孝經十篇授之家語弟子行云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曾參之行也孔子云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莊子云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水經注云曾子居曲阜鳴鵠不入城

子曰道千乘

去聲

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本論治天下之道而曰國者凡聖言有餘不盡顏子志王遵亦曰爲邦道猶理也不曰治者治以法言道以德言也治天下以愛養人民爲本此章注意在人民事卽民事也敬事謂念小民之依知稼穡之艱難孟子云民事不可緩周書無逸一篇皆是敬事世主非無欽恤民事者膏澤不下究有虛文而無實意也故在信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記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是也財用者國之大計民之脂膏人君與其務生財不如務節用凡諸服

御制度量從省約以寬民力。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不務撙節，欲不剝民，不可得已。故愛人先自節用始也。國有大役，未免使民，旣不得已，使之則常酌其時。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春秋傳曰：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皆時也。非其時，不可使過其時，不可久。古者民二十而傅，六十而免采，薇出車，方春而往，及春而還，皆體恤人情。時其勞逸，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幽王不以人为本，道使民，所以亡也。春秋五霸盟會。

征伐勞者不得息。如有王者起，息民爲先，非謂農隙時便可使也。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與此章正同。」朱註云：「五者皆務本之意，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非也。」

千乘、公侯、百里之國，古兵車因田制賦。千乘，言國大賦多也。凡地開方之法，方十里者一，可分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一，可分爲方一里者萬；爲田萬井，以十井出一車，故百里爲千乘也。王畿方千里，可分爲方里者百萬，故稱萬乘也。極言其多，非必實滿此數。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又云：「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

方百里魯至戰國地方五百里孟子謂王者起在所
損子路言志舉千乘冉子謙言六七十里五六十里
則子路千乘爲方百里甚明曾子論君子可以寄百
里之命言其國大也古國大不過百里馬融據周禮
諸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引司馬法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
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八百家乃出車一
乘千井八千家出車十乘萬井八萬家出車百乘十
萬井八十萬家乃出車千乘也夫周禮瀆亂不驗多
後人臆撰司馬法齊威王時書云兵車一乘戎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皆具後人增益之而八百家共辦此亦非先王其軍三單之法大雅云篤公劉徹田爲糧其軍三單單者家出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卽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三鄉三遂今以八百家出卒百人是八家共出一人耳其數不合漢班固謂殷周因井田制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共出車一乘六千四百井共出車百乘所謂百乘之邑卿大夫之家也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所謂千乘公侯之國也百乘之邑提封萬井內除三分之一三千六百井

爲山川城郭園囿街巷以三分之一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也千乘之國提封十萬井亦除三分之一三萬六千井爲山林等而以三分之一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也然其地數倍于百里一家萬井一國十萬井中原之地不足分二三公侯卿大夫其千七百七十三國安所置之皆不足據惟論孟之言爲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論幼學之方弟子後生之通稱爲人弟爲人子者也內而家庭外而鄉黨非親則長故入惟有孝出惟

有弟無適可自恣也。謹謂舉動無躁率。信謂言語勿欺誑。汎愛謂器宇寬和。不得以親疏過爲揀別。衆人中有仁賢。當親就歸依。不可以嚴憚。遂致疎遠。凡此孝弟謹信。愛人親仁。內外言行交際。隨時隨處。勉強力行。期無餘力。所以匡直輔翼。爲養蒙之實地也。至于學古博文。在成人有德。則道藝兼收。在童子知識未定。則力行爲本。而文藝爲末。徐俟夫躬行有餘。然後以孝弟謹信親愛之資。借文藝潤色。天真不然。學文稍後。無傷也。蓋童子閱歷漸久。聰明漸廣。自少至老。無非多聞多見之日。所患根本不實。祇益浮華。近

世父兄教子弟動先學文而躬行不率反以多聞鄙夷父兄爲長傲之資豈令器乎或云聖教博文非邪曰博文必約禮成人之學也此學文書目記誦小事離躬行而爲文藝者也成人由博反約弟子先質後文子夏以好善盡倫爲學卽此意後儒以格致爲入門則學文稱首務矣所以失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因上章孝弟謹信餘力學文之意類記之學以忠信爲主盡倫爲先賢賢易色卽好德如好色也人皆

曰好善而實心向善者有幾苟能以賢賢之心變易其好色之心則秉彝之真毫髮無虧所謂善人也信人也樂善不倦忠信之至也由此以事父母則力無不竭以事君則身亦可舍致猶舍也其與朋友交則言無不信本至誠以盡倫人道之根本已立學問之大端已具雖其人天資朴實少文章英華而人以爲未嘗學然根本既厚材藝皆枝葉也誦詩讀書不過學此耳世豈少博聞強記者而躬行未得視此爲孰多子夏文學士所尚若此記者所以錄其言繼聖人之志見孝弟忠信聖人所以教諸賢所以學後儒援

格物致知爲入門詆子夏之言爲有弊然則夫子之言亦弊矣

賢賢易色卽好仁者無以尚之此忠信之心制行之本事親竭力事君忘身交友有信皆自此一念流形朱註配列爲四皆人倫之事非也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弟子行云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以文學著名序詩傳易孔子以春秋授之又傳禮孔子旣沒居衛西河教授有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問諸晉史果已

亥衛人以爲聖衛文侯師事之其子死哭而喪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

重謂器宇敦篤輕浮者無威望非載道之器然重厚
而不學則固雖能學則通博而免固陋之失主謂心
所存主忠信誠也能忠信卽是主無自欺忠也不欺
人信也心常存而不欺則主忠信矣非別有忠信以
爲主也友謂取友同志曰友友者親愛之名子云汎
愛衆而親仁非謂不如己者遂鄙夷之也謂親就高
賢木良勿悅不若己臨深爲高則所就日卑瞻依山

斗自然日新故友卽第二我不可不擇也過者無心之失旣失卽宜勇猛決烈痛自悔改不可諱己之短掩人不見而蹉跎苟安五者內外人已兼資威重如田學如耕忠信如種取友如澆灌改過如耘耨兼脩乃獲有成

朱註云不厚重則無威嚴所學亦不堅固夫無威嚴已指其病不宜更贅古註固蔽也近是五事交脩自少學一事不得厚重人不學則不通此病非小不固亦便是時習而悅感重者或失之固學則通多學者或失之浮主忠信則誠誠實者或易與須擇交寡交

者或自是須改過聖言精密無漏

凡人明知己非掩護包藏祇因志氣昏惰妄安易溺
養成下愚不移須常有勇猛精進意思不善卽知知
卽不行始得著一憚字極中護短者之病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因上章孝弟忠信類記之送死曰慎終祭先曰追
遠言導民者不在虛文但教以親喪盡禮祭祀盡誠
蓋孝親敬祖哀敬之心人所同上能感動誨化卽此
是雍熙協和之本有子謂孝弟不好犯上亦此意朱
註云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此語切至而未

竟其旨蓋薄俗恒情生相知死相棄終初如一者少
新則密舊則疎久近無間者少何但親喪有終祭祀
有遠耳良心苟用雖朋友故舊終亦慎遠亦追況一
本乎心苟不用雖父母先祖亦忽亦忘況他人乎曾
子此言卽君子篤于親民興于仁故舊不遺民不偷
之意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平聲之與平聲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平聲

夫子在春秋世如威鳳祥麟所在傾動晚年齒德愈

尊聞望愈隆所至邦君親就請教陳亢不知而疑之
至於是邦猶言之一邦聞猶吾其與聞之聞謂商確
非風聞也往曰求來曰與求固不屑與豈無因子貢
言邦君所以與之因明夫子所以得之故溫良恭儉
讓五者內有是德外有是容以德言仁曰溫智曰良
禮曰恭義曰儉信曰讓以貌言和厚曰溫平善曰良
莊敬曰恭節制曰儉謙遜曰讓五者元氣周流光輝
發越見者悅服言者輸誠是夫子所以得聞政也苟
無所以得之則但爲與有所以得之則與非無兩與
有因謂之求亦可也蓋人情欲得必求舍求別無得

之之法恒情欲與待求不求無自與之理今夫子求而無求不求而人與此際存神過化非但子禽不知卽邦君亦不知夫子亦不自知惟子貢善觀聖人乃知之而難于言遷就世情解釋曰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人之求人皆知夫子之求人不知不知之謂神故曰異乎人也大抵聖人志存經濟時政得失雖不告亦聞假如一部春秋盡是何君所告又如二三子身不在位亦惓惓問政君子心存天下大人之事此無暇論但辨求與二端見聖人過化與常人異耳此章義不主聞政主贊聖德形容所謂見而人莫不

敬行而人莫不悅。五德大和元氣渾然無町畦崖異。
士君子器宇和粹。人自易親。小人婢婢。所以忤世。詩
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五德首溫。述而篇三德亦首
溫。書贊堯舜溫恭。夔教冑子四德亦首溫。凡有道氣
象。無亢厲者。賈誼新書云。欣懽可安。謂之溫。反溫爲
鷔。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接遇盛容。謂之恭。反
恭爲嫌。廣輒反。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厚人自薄。謂
之讓。反讓爲冒。若是者。人誰親之。本無乖忤之心。色
如之何。而不溫。本無愷尅之心。氣如之何。而不良。本
無慢人之心。容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汰之心。貌如

之何而不儉本無上入之心行如之何而不讓誠若是則蕩然春風和氣賢愚大小誰不樂就世儒懲巧令善柔之非以莊厲爲正直使人視如秋霜烈日亦過矣顏子若愚若虛所以幾于聖冉閔閭侃侃夫也子樂之丹朱之傲帝堯所棄子路之行行夫子所愛也

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辨子貢家富累千金常造原憲原憲居蒿蘆蓬戶中衣弊衣冠并日蔬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

學道不能行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七十子中材辨英華莫如子貢歷相魯衛而終于齊○史記云七十子之徒惟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夫聖人之名何待子貢而後布揚子貢與諸侯抗禮豈徒爲其家饒益乎夫子嘗言賜也貨殖不如顏子屢空蓋論道之寓言耳史遷無識緣飾其事作貨殖傳詘子貢與市井販夫爲伍謂子貢廢著鬻財于曹衛之間與宰我同田常叛其謬等也

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門人禮記檀弓載陳子車死子禽止殉葬一事亦後來之賢者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論孝指人子良心真切處教人以立孝之本觀觀孝也父在子不得自專故其行不可見然苟其人孝則其志亦可觀如禮云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一舉足不敢忘親一出言不敢忘親皆志也此觀于親存之日者也比及父沒施爲由己志願可行實蹟可見如禮云爲善遺父母令名爲惡貽父母羞辱蒞官不

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之類皆行也此觀于親沒之後者也雖然猶未可以此信其孝蓋行可踐志未可信心親喪三年正哀慕之時父死子繼新故相代豈無改易之事然而羹牆如見曷勝存沒之感父之事雖往父之道如生就使非道改猶不忍況弓裘可紹非慙非盡何忍一朝遽忘之此悽愴怵惕之心不學不慮人皆有而在三年尤切衰麻哭踊從此生此念不迷乃爲孝子不然志行雖善根本已失烏得謂孝○親存親沒槩孝子始終父在不忘父沒不忘沒久猶不忘太孝終身之慕幾矣三年已久勿論非道卽

道亦或有隨時變易者。不曰事曰道。事難久存。道可常行也。然亦非甚懿範尋常舊蹟。如詩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奄忽已過。猶若未死。時可自專。猶不忍專。此仁愛之心。不在形迹。有惻然行事之外者。其父之賢否。與事之當改否。俱勿論。論孝子之心而已。假如瞽瞍雖死。舜見當日井廩。豈忍便教毀却。大抵親莫嚴于父。故禮稱母至親。父至尊。先王制禮于父。特重。故曰。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惟禽獸知有母。不知有父。此章專言父。殆爲無父者發。春秋諸侯大夫有亟于得志行政而甘心于其父者。曾子謂孟莊子。

之孝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意與此同蔡班
衛輒惟其亟欲改父之道故爾

人生曰浮人死曰沒沈沒不見如唐人詩白鷗沒浩
蕩之沒一字可會生死之理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春秋之世禮法大壞而託言于和矯世者遂謂和害
禮也不知禮之用正在和惟其順天理愜人情所以
貴用禮先王制禮惟和所以無厭無惡使民不倦率
此則安悖此則危千萬世小事大事未有能違者皆

和之爲美也。然則禮何嘗一日不行。而今人有所不行此禮者。徒知禮之貴和。而有心求和。不知先王之和非今之和。先王惟其有禮。用以和。故和中節。中節卽是禮。今人但知有和。而一于和。故和無節。無節卽廢禮。世徒知不和不可行。豈知和無節亦不可行哉。○世道莫大于禮。故聖教雅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禮。視聽言動三千三百。禮儀威儀。莫非禮。聖人告顏子爲仁。亦惟禮。禮卽道也。故曰先王之道。道路也。禮履也。道不可須臾離。故禮不可斯須去。不可斯須去者。惟其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者。和也。斯卽指

和大謂綱常小謂節目由卽是不可斯須去無禮則人道滅非強世由自不得不由所以和也今人見禮文嚴密如儀禮十七篇之類拘瑣難行不知此格套形迹而用之于人自有恭敬辭讓不得不然之心卽是和如聖人從容中道周旋中禮和也世人依倣格套木偶衣冠枯瘁無血脉割強無生機卽是不和故禮陳迹也用禮天機也然和與同異五味調曰和彼此人我共適曰和尊卑貴賤上下相安曰和如飲水淡和以鹽梅欲適口自少鹽梅不得如臣子見君父拜跪方心安欲心安自少拜跪不得適口心安處是

言言言
和若一味無別尊卑上下混則爲同同無節而有
節此先王之和與後世之和異也後世同以爲和故
僭瀆無經背理拂情似和而實乖先王節以爲和故
秩序天成當理怡情似嚴而實和也

言禮以和便是禮樂一原恒情放縱易而檢押難故
聖人言樂先言禮樂本爲行禮而作作樂不衍禮則
爲荒樂如幽王淮上之鼓鐘是也故曰烝衍烈祖以
治百禮今禮有數家樂無專經樂記卽在禮記四十
九篇中世儒不達謂樂經亡未知禮之本和也故古
者教世子以樂所以行禮天子講學行禮曰辟雍雍

和也。故古之禮樂一也。聖人因世儒以器數言禮樂。故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則中和一原之道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行。樂至無怨。禮至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是先王之道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敬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美節也。信者言必復。苟不質諸義。惟必于信。則言雖欲復而義不可復。尾生之信。其敝也。賊恭美行也。恭者不侮安得恥辱。然過爲恭而不準諸禮。是媚寵。

之恭恥辱隨之因依也如詩云誰因誰極墨者夷之
因徐辟時子因陳子之因相依託也依託則相親近
不失其親謂其人賢可親者則因之昔人謂小人不
可與作緣緣卽因也宗猶黨也因久成親親久成宗
易曰同人于宗因緣小人相親久則我爲小人之黨
此宗之不可者也因緣君子相親久則我爲君子之
黨此宗之可者也三失皆爲見理不明操持不定惑
于利害毀譽疑似故各有其敝君子見定識遠自不
墮此坑塹

此章始爲傷時而發春秋諸侯大夫爲信爲恭爲

者多矣。信不義故難復。如五霸之盟誓是也。小事大弱事強。如魯人恭敬齊晉。屢蒙恥辱。昭公出亡。客于齊。死于晉。我以為宗。彼不我親。豈不失所。因夫子作春秋亦以此。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學精神命脉。自不求安飽生。安飽非但居食。凡聲色貨利功名富貴之想。皆生于求安飽之一念。苟且怠惰燕安之習。總成就安飽之一事。此世情窠臼。害道坑塹。無始以來習氣。極難斷除。恒人為此一念誤。

却生平能斷除便高明廣大源頭清徹念力自專敏
事不言何事猶學習不言何學莫非學莫非事夫子
忘食忘憂是有事孟子勿忘勿助是有事苟無事便
是飽食終日放其心而不知求者矣但聖人當體卽
道隨寓卽學在在卽事衆人背道而馳故別作學作
事解聖賢分上事亦強名況執定何者爲事乎慎言
者精神在有事不洩露也敏于事則自不容不愼于
言正所謂爲之難言之得無訕也學者日用隨身規
矩不過言行兩端皆心也昏佚者事情躁妄者言輕
敏則神常新愼則氣常斂此無求之力定也有道謂

道有諸已者卽德也親就質正在平日如七十子之就夫子非敏事慎言之後乃往就正如禪家求印可之謂工夫縝密心懷謙下此無求之衷常虛也安飽無求與苦節艱貞者異此正悅樂境界故曰好學顏子簞瓢陋巷夫子疏水曲肱而樂皆爲無求所以謂之好學也唯孔顏有是夫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富就一人論處貧不卑諂處富不矜驕朱子謂子貢先貧後富故問此大拘此造詣未甚深但能勉強操持猶自知有貧富而心地未淨若樂好禮者并貧富忘之無諂驕不足言矣如夫子疏食水飲樂亦在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但無諂耳如大禹勤儉不伐周公吐握下士何但無驕耳貧而多求則不樂忘貧者無求故樂富而荒淫則鮮禮忘富者以財爲悅故好禮富者所難不在樂貧者好禮患無財合就所處論非謂樂者可廢禮好禮不必樂也無諂有氣槩人能降伏此心樂好禮是溫恭君子無入

不自得無諂驕在形迹體面上把持樂好禮在性地
上銷鎔所以有淺深精粗之殊子貢聞言知義理無
窮進脩有漸故引衛人美武公詩微之治骨曰切治
角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學問自脩以精而益
求其精如此子貢解此詩不自今始茲因聖言有味
乎此詩耳夫子許其可與言辨勸之使學亦不專貴
言詩也前言曰往新知曰來告往知來謂能曲暢旁
通反復推類無高叟之僻蓋風人之辭影響託興苟
無變通之識必至以文害辭如賜之通達與言可以
觀可以興矣

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其失也愚故毛詩古序皆直指作者之志後儒反謂古序與詩不相似一切改作夫作者之志與所作之辭不相似乃其所以爲敦厚難言而或失則愚者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六經惟易與詩不在辭易在象詩在興興者情之動也後儒以興當比則愚矣六義皆不離興故曰興于詩詩可以興興不可以辭執也故言詩貴達子云詩可以言不學詩無以言聖人所以繼詩亡作春秋全用詩人美刺之法二千年來無人領畧賜商而後惟有孟子如咸丘蒙

高雙輩滔滔皆是也

言詩知來語含規諷賜商言語文學多而默識少承聖訓不能沈潛理會而比擬引度乃多學而識之習二子遊聖門久矣何待今日始可言詩告往知來憤悵之事解者謂夫子深嘉誤也聖教因量不强人所未至是以爲善誘此與子路不佞求于夏問素絢凡三言詩歸趣同參伍而觀可識聖人造就之權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不已知謂人不知己之賢不知人亦謂不知人之賢君子不攻人之惡人之不賢何苦求知之惟有賢人

君子學問造詣深而盛德容貌若愚不知則無以爲
趨向之的效法之資蓋君子之不見知于鄉人與鄉
里人不知君子常也我欲學爲君子奈何不知則我
猶未免爲鄉人何以進列于君子之林所以爲患非
如朱註是非邪正或不能辨之謂也辨人是非邪正
卽是方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夫我不暇据家
語衛將軍文子問七十子之賢于子貢子貢曰賢人
無妄知賢卽難再問子貢乃舉顏淵以下十餘人行
事對入告于夫子夫子曰賜汝爲知人矣吾亦語汝
所未知者舉伯夷叔齊以下十餘人行事教之子貢

疏曰請退而記之此所謂知人也夫知人則哲言以
爲難若辨人是非邪正俗士優爲之聖人所戒豈以
爲患

論語詳解卷一終